

读

书

蔚明



砚霓小集

周汝昌 著
周伦玲 编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读书阅世丛书

砚 霓 小 集

周汝昌 著

周伦苓 编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并州北路69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.625 字数：308千字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*

ISBN 7—5440—1421—5

Z·8 定价：12.20元

目 录

反二簧与狱神爷	[1]
爬行学者	[4]
《法门寺》刘瑾定场诗	[6]
相逢若问名和姓	[8]
“三气周瑜”	[10]
咏红绝句系吟俦	[13]
大王庙·浮桥·城墙	[16]
芹庙·丕兴·竞病	[18]
相反相成	[21]
“虎门”称幸	[23]
艳雪楼·残梦楼·一层楼	[25]
雪芹祠瞻礼小记	[29]
色亦有命	[32]
风雨故人来	[34]
莫生闲气	[36]
申猴赞——干支生肖杂想篇	[39]
文化“值钱”吗	[43]
笔会上的感叹	[46]
收藏之思索	[48]
不离本行	[50]
惭愧的“文”	[53]

笔会与文会	[56]
报告文学、传记文学、纪实文学谈片	[58]
文思	[61]
陌地红情——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诗话	[64]
燕京杂感	[69]
碧罗当惜	[73]
图书馆与学术生命	[76]
烹饪与革新	[79]
什刹海之谜	[83]
称呼意趣	[87]
诗的存在	[91]
书法·写字·文化·科学	[96]
读古典名著的意义何在	[100]
秋日闲话	[104]
城中第一佳山水	[107]
花·木·城池	[111]
琐琐萦怀说岁除	[115]
春节的社火	[120]
狮子的际遇	[122]
鸚哥祖母黄鼠马牙	[124]
* * * *	
怀念先师顾随先生——在顾随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	[126]
我与胡适先生	[133]
中华文化托斯人——敬怀张菊生先生	[143]
我和张菊老的一段因缘补说	[147]
缘深缘浅话难明——忆聂绀老	[150]
忘年交契见深情	[156]
* * * *	
曹雪芹卧佛寺故居	[159]
定庵笔下见红楼	[161]

芹溪与玉溪	[164]
红楼花品	[167]
红楼饮饌谈	[172]
情在红楼	[178]
雪芹履印落城东	[183]
雪芹祠庙碑记	[190]
* * * *	
研红良不易 一得贡真愚	[192]
愿抛心力作词人——读《迦陵论词丛稿》散记	[200]
曹雪芹的根：“诗礼簪缨”——读谱札记	[210]
士林正气 学苑奇功——读王畅《曹雪芹祖籍考论》	[216]
* * * *	
《许政扬文存》代序	[221]
《苏辛词说》小引	[226]
《张伯驹先生词集》序	[233]
春明风土系吾家——《燕京乡土记》序	[236]
《红楼梦辞典》序	[239]
《诗词典故词典》序	[248]
《负暄琐话》骥尾篇	[253]
《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》序	[258]
《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萃丛书》序	[282]
《历代百字美文萃珍》序	[288]
《中国古典小说卷中诗词鉴赏》代序——诗词韵语在	
小说中的意义	[291]
《晚听斋诗稿》序	[294]
六部《新评新校古典名著系列》总序	[298]
《红楼梦》世界语版序言	[304]
《曹雪芹新传》自序	[311]
《岁华晴影》自序	[316]
* * * *	

中华文化寻源	[319]
中华文化精义的脉络	[322]
“游方郎中”的足迹与心迹——纪念《老残游记》	
问世 90 周年	[326]
满学与红学	[332]
中国文化思想——“三才主义”	[341]
《文心雕龙·隐秀篇》旧疑新议	[351]
跋	[363]

反二簧与狱神爷

我嗜京戏，最爱听的是反二簧。谭叫天的《碰碑》不用说了。旦角的大段唱工，以梅兰芳先生来说，就有《宇宙锋》的“我这里、假意儿、懒睁杏眼”，《黛玉葬花》的“若说是、没奇缘、今生偏遇（着）他”，和《女起解》的“崇老伯、他说是、冤枉能辩”。梅先生的唱，配上徐兰沅、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，真是无法形容的美，令人心折而魂醉，令人唾壶击碎，就叫作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吧。如今已成广陵散了。我有一张正面梅先生、背面徐琴师签名的文物，珍藏数十年，逃过“文革”，自津入蜀，由蜀回京……最后意欲随一小文交天津报纸制版发表，却被亲戚家的一个孩子给撕毁了！天下的奇事，不可弥补的损失，何所不有！叹叹！

三大段反二簧，我尤喜苏三那一段。那是独角戏，满台空空荡荡，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，她一人徘徊思念，柔肠万缕，——就这一个不幸的女子，“充满”了台，唱出了诗的境界，绘出了诗的画卷。这是心声，这是美，这是悲剧，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。这是“戏”吗？我看更是中华的诗！

下“干校”到湖北咸宁，掏粪，种菜，守夜——四点钟起来，满天星斗，蹚着过膝的水，到那“围湖造田”的菜地，只我一个人，拄着一支竹竿，像个鬼魂吧？因这时无人“管制”，我就吟唱自娱，——唱的总是起解那大段八句，连带着徐、王二师的美妙的“小肩膀儿”与“大过门儿”，一字不落。这样，由巨蚊的包围，夜幕的黑暗，迎来了东方的曙霞，朝曦，晓雾，晨曦……不觉悠然自得，忘了一切。我对这段唱工的感情和“关系”，



可想而知。

后来知道，梅先生晚期将此段人间天上曲的后四句唱词改了，我以为这不知听了谁的高见（实是“短见”），为了要“反迷信”，硬是不许苏三在出狱前拜别狱神。这是为明代一个身世可怜的弱女“提高思想水平”。现代人往往如此“想不开”，替古人做蠢事，他们一点儿不明白：明清时代制度，犯人人狱后拜狱神——此神是谁？原来就是上古的皋陶（也作咎繇），乃中华民族认为是最正直无私、最廉明公道的断狱者。当然你可以说：这是黑暗的封建监狱愚弄罪犯的把戏，假装大公无私。那就倒是认为，中华古国连一个坏人也不曾、不能、不许治罪的，监起来的都是冤案错案倒霉的穷苦人——这样看事，就一定“科学”吗？只怕不一定。苏三弱女，能懂什么别的“大道理”？不幸与灾难中寄一丝希望于古皋陶，公正的人哪，您救救我！——这有什么“错误”？我看这才是真正的符合历史真实的“反映”。

“我这里、跪庙前、重把礼见；尊一声、狱神爷、细听奴言：保佑奴、与三郎、重见一面；得生时、修庙宇、再塑金颜！”唱到此时，已由缓歌曼咏转入急管繁弦，苏三满腔心事，无处可诉，临走了（吉凶一切茫然未卜），跪下向狱神一拜，暗暗祷祝……那声腔音韵，真是感我至深！

怎么？都为了“科学”、“反对迷信”改掉了？窃以为梅先生未免稍欠思量了，真是憾事。

因此，直到目今，我“自娱”“暗哼”此曲，以温“干校旧梦”时，仍是按照“老词儿”，没有任何要改的理由和好处。如有“京剧革新家”批评我“守旧派”，我则欣然承当他的好意。

报上说，山西洪洞的苏三狱，已“修复开放”，早成了“文物”和“旅游项目”。这倒饶有意味，真想去看看，并且希望在那儿看一回正经梅派传人唱这出《起解》，重现苏三辞别狱神的诗境。但不知彼地主其事的同志，想没想到要“恢复”一下狱神的历史情景？

顺带一言：看了些新作剧本，一写到此神，就是“狰狞凶恶

的狱神像”！这大约是为了“突出思想性”吧？可惜，皋陶像慈眉善目，惻然动人，其心怀面目，都与“剧家”的“创造”有点儿“距离”。这倒是令人不易解决的一个难题。



爬行学者

读《新民晚报》所刊唐振常先生《为黄裳补白》一文，深为得味。这样的文章应该多一些，可让未曾经历者增添无限的“历史反思”，倒不一定是“发思古之幽情”。唐先生于黄裳之文颇致赞许，可惜那文章我却未能读到。

唐先生追忆批胡会上的情景，极妙。因为“做学问”而案上摊满了打开的书册，也只好成为胡先生的一条“可批之条款”，令人轩渠不已。唐先生当时暗想：做学问不是这样子，又当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更令人掩口卢胡。确实都是绝妙好辞，他处难见。

我因此想起古人的“獭祭”，想起清人记毛西河的趣闻，说毛的夫人很厉害，不给“外子”留脸面，当着客人的面骂：你们说他有学问？——他作一篇文，都得翻遍了书！这些例子，大约足可为胡先生“解嘲”吧？

但是，案上摊书，恐怕例子就太多了，又何止李义山与毛西河哉。故实在不足为奇。其所以不奇，是不管他怎样摊满了书，人总是还采取“坐式”的。如今不妨单举一个“爬式”的佳例。

学程坎坷的我，挣扎到复学于燕京大学时，校长已经换了陆志韦先生，这恐怕是末任校长了吧？他是位大学者，专治音韵学，成就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。那时，燕大中外籍教授住处，如燕南园、燕东园等地，花木茂密中一所所精致的小宅子，具有中西双重优点——中国的风格，西洋的“方便”（设备），幽静舒适，真不愧洞天福地。住在那儿的，其实也有并不“做学问”净赚美元薪水的。陆先生则是名副其实的学者，到过他家的人都能看见，他“做学问”不在“学房”，却在小客厅。地上是花地毯，毯上堆满了掀开的书，里里外外，三层五层的“书城”围起来，

只见陆先生那里“四条腿走路”，在书城里转来转去，不停地爬行！

同学们知道的都谈起来以为“笑柄”，但实际上是一种钦佩的笑。

不做学问的，没有见过的，未必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人，做这样的事。有豪华大客厅的富翁大户，总难想到他的地毯可以爬行的。

鲁迅与顾颉刚的故事，因“余生也晚”，一无所知；后来在《团结报》上得读一文，方明梗概。我上高中时，一位教历史的先生，很有学问，一次提起“大禹是条虫子”这句话，意在讽刺，这事印在我这小学生脑中，过了许久了，方能知道那是指《古史辨》。我的谰陋可窥一斑了。

我对历史——中华历史，是个纯粹的“信古派”。近数十年，地不爱宝，文物日有发掘，大抵证实了中华古史，而不是相反。“大禹是条虫子”——而《圣经》里的“方舟”却在考古家眼里真的找见了。

《法门寺》刘瑾定场诗

阅《团结报》，屡有文章讨论京戏《法门寺》大太监刘瑾的台词，那上场以后坐下来念的四句定场诗，其末句末三字到底应该如何念，如何解？说者不一。最近的一篇，主张还是解为“把佛成”，不过刘瑾是个太监，所以依京音俗读，念“把”如“拜”。因为如果原是“拜佛成”，文理即欠通顺了。——到此为止，论证逻辑是严密的，所以应认为言之成理，足备一说。

但是我仍有一点愚意，或可提供方家参考审辨。按明代掌权大太监，并不是“文化水平”都很低的，否则他就无法窃权当国——因为他要僭代皇帝“处理”一切军国大事。别的不说，只看一个太监竟能著书传世，就明白了（如《明宫史》）。所以不能认为刘瑾只会说土话。定场诗不同于后文的嘻笑性道白，那是韵文韵白，不会在二十八个正音读法之中，突然楔入一个俗读之音。那实在是不伦不类了。

愚按此四句七言诗：“四海腾腾庆升平，锦绣江山咱（念“砸”）大明！满朝文武尊咱贵——”这第四句实应是“何必西天拜佛诚？”后来“脚本”传抄，多从简写俗书，同音字混代，偏旁乱减，此为普遍现象，故将“诚”讹写作“成”。

其原意，盖此际刘瑾“心态”只是一味夸张自己地位，除皇上并无第二人，（连皇上也不过“明是君臣，暗如手足弟兄……”呢！）所以在此大明之朝，百官文武，独尊我一人——也就够了，不管谁都得求我，办事才行得通，所以，你们只要尊我，一切亨通，又何必枉费心神，到西天去虔诚礼拜如来佛呢？！

这才是台词的本义。并非是刘瑾认为既极富贵（位极人臣）了，又何必去做佛祖？并非这个意思。因为在旧时代，越富贵才

越想成佛作祖，二者并非“矛盾”，也不是“熊鱼不可得兼”，他们没有这个“思想方法”。秦皇汉武，已做了皇帝，还是要成仙求道，“其致一也”。

所以，刘瑾的四句定场诗之末句，本来就是“何必西天拜佛诚”。问题并没有出在“拜”的念法上，只是“诚”字讹变了，遂使人们不易发觉（因总以为“成佛”是个成语），而只向“拜”、“把”上去争论了。



相逢若问名和姓

萍水相逢，若有机缘对话，免不了要有一句“贵姓大名”。也许是在火车上、航船上，两人一生只这一次相逢和对话，就各自天涯海角，永无“再见”的可能——虽然分手时口中都这样祝愿。人离别了，姓名却留在记忆里。姓名有的比较平常，没有多大特色的，容易与时光一同流逝了；有的却不如此。难忘的姓名，真像诗人龚自珍称赏宋翔凤那样：“万人丛中一握手，使我衣袖三年香。”好的姓名也有留香的魅力。因此我常想，作小儿童时，父辈师辈给起个好名字，那不但是终生的幸福，而且定会带来好运气。

有友人问过我，说：“据你自己品评，你的名字怎么样？是如何取来的？有奥妙没有？”我答，这可说来话长，如今只略表其一二，以供品味。

我家取名，父亲那一代用“梦”字，家严原讳梦薪，同族弟兄有梦莲、梦兰、梦才……父亲是光绪年末一科的秀才，因为科考上的某一原因，改名（即“榜名”）景颐，就是景慕宋代宗贤周敦颐（茂叔，莲溪）的意思。到我这一辈，族兄们原是单名排“三点水”的字，如大堂兄周湘，表字春帆；四堂兄周×（记不清了），表字雨臣；八堂兄周瀛，表字子登（十八学士登瀛洲）；十堂兄周×，表字月波。我很喜欢这种名字，觉得诗意盎然，人必不俗——果然他们都是音乐书画的天才，风流潇洒。但也由于科考之故（什么故，我就说不上来了），他们都改了双名。下一字排“昌”了，如履昌、懋昌、恒昌、泰昌、永昌……其中，大多数是从《易经》卦名取来的。这么一来，哲理味浓了，可诗意没有了。



既然排昌字了，于是我这亲兄弟五人的名字就是：震昌、祚昌、泽昌、枯昌、汝昌。我是最幼的，大排行是“十五”，早年间不讲族谊时幼侄辈偶有“十五叔”之称，此语久已不可复闻矣。外姓人则称我“老先生”——那时是少年，“老”是排行最末，“先生”是对男子的美称。

有人也曾疑心我名字是仿效清代名人丁汝昌而取的。其实并非如此，只是偶合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俾尔寿而康，俾尔炽而昌。”尔即汝也。清代又有一位周寿昌，大约也渊源于此。

丁汝昌字禹廷，是取自《书经》“禹拜昌言”之义。家严为我选一表字，初取“寿康”，后取“禹言”。后来，我觉“禹言”侧重昌字，“汝”无联系，且又与丁氏略同，于是改用“玉言”，取《书经》“王欲玉（玉成）女（汝）”之义”。没想到，友朋相戏，遂云“玉言”者，岂非“石头记”乎？可见你“命中注定”决治红学。

我听了，“颇受启发”。于是就自鸣得意起来：通灵宝玉镌的八个字，就是“莫失莫忘（平声音王），仙寿恒昌”呀，你看这个昌字多么重要！雪芹选用，倍增声价光彩。

昌者，造字从“日”，故有昌明、昌盛之词，是个吉祥的名字，气象光华。我是喜欢它的。而且，若是从阴阳五行的古哲理来看，贱名真是阴阳调燮，水火既济——因为其中水气与日光正相辅倚，生机一片。

我给自己的名字找出“种种理由”，确为自颂自夸之辞，这实在有点儿老王卖瓜之嫌。老王卖的瓜，不能说自己的瓜苦；我卖的是文，而“文人”是讲究谦虚的，不但不许说自己瓜甜，还要力表其“苦”！此则虽然名字吉祥，职业却未如老王之可以“实事求是”耳。

汝昌——老王——莫失莫忘，一瓜一文，都说味香。

“三气周瑜”

佛家语有所谓“众生相”，我看文家语也该有所谓“众诗相”。拿近事实情来作例吧：立秋节这日接到诗书画等诸件中，有一首赠我的七言律，就引起我作了两种诗，一首是生气的诗，另一诗是高兴而又感叹的诗。这话就有点儿难懂了——怎么得了赠诗倒有了气生？确实是不好理解。待在下交代明白，方便阅者了然不惑。

先录下那首“生气诗”。诗云：

“怪事都归我历经，《诗词》《新证》气填膺。而今更有《恭王府》，三度津门吃大惊！”

这诗可不怎么高明，不过你听了缘故也许会同情而宽容它的“水平不高”。

原来，拙著《新证》增订本于1976年出版后，再无重印消息，来信求购者多，俱答以早无存书了。忽于1986年春，得津门青年学友陈鸣同志见告，他在书店中见到了重印本。我得知后，去问出版社，方答云此书重印已一年多了，“忘了”通知著者！把我气得肚里骂街，心中愤愤。

1987年秋，从海外归来，沧州邀去讲《红》。讲后，回到了故乡津沽。次年，因“宫南别苑”之事再游故里，多蒙南开区政协领导陪我参观古文化街，进了一家书店，刚走近书架，我的老伴惊讶地发现了久无音讯的（出国前撰著交印的）《诗词赏会》“公然地”立在书架上！一看日期，也是出售了大半年而出版社“装傻”，一字不写与我知道。气得我在天津的报上撰文数落数落，出出气。

1990年5月，我将一部《恭王府与红楼梦》交与出版社

(约好了，专为它写的)。说是“当年就出”。等到年底，无音了。到次年七月，三校已毕，说九月出书没问题。等到年底，说不行了，须等明年“即今年”上半年了。又等到今年七月去问，无人答复。

立秋节，忽接津市所属某县韩同志一封来信，打开看时，是一首诗，其标题云：

“壬申七月购《恭王府与红楼梦》于津门，一夜读竟，喜极而赋，奉寄周老雅正。”

我一看，才知道又一次被出版社给戏弄了。你说可气不可气？骂街似乎不太文明。怎么办？想起还是求借报纸的篇幅，数落数落。我们书呆子有什么咒念？若说上几句难听的话，又怕伤了众，难哪。

以上就是我那四句生气诗的“典故”。

韩同志的诗可就真好了，除了对我太溢美，以文词论，不逊于名家——可他是位农民！我真感叹：咱天津藏龙卧虎，有真才，不求世知，默默地学文学诗。其句云：

“又拜涵芳绝妙辞，大观谁道总堪疑？一支绣虎凌云笔，十载条风解冻澌。暴处芸馨传蔡女，献来芹意证刘诗。听莺滴翠何由见？捧读如聆谈笑时。”

这首七律题目不好作，而他却作得很好。“蔡女”句，喻指此次撰著时得有小女周月苓的助写。“刘诗”句，是说小说家刘鹗的四公子留下了宝贵的诗句史料。听莺坪，滴翠岩，都是府园中的景色题名。

我因感谢他，遂亦步韵和作一首：

“曾荷前番琼玉辞，重夸拙著不迟疑。故王宫府生新翠，近代街衢掩旧澌。谢氏堂空归燕咏，石家楼碎坠珠诗。听莺坪上多芳草，会有联茵共赏时。”这诗不佳，勉强凑韵而已。第四句是指恭王府原先地势是溪流环抱；现今那溪已填平，名为“柳荫街”了！其余各句都无待注解。

一部书，一件事，引出了生气的诗，也引起了高兴的诗：这